

两种功能的物质命名,最为恰当。这就如“肾阳、肾气、命火”的命名一样,符合古代中医以“阳、气、火”为功能物命名的规律。本篇专论阴阳应象与水谷转化等,已频繁地使用阳、气二字,导致其指义多途,所以不再用它们来为此命名。根据这两种功能物作功阶段和作功特点的不同,将人的生理阶段用词“少”、“壮”冠于“火”之前加以区分,甚为妥当。《灵枢·卫气失常》篇讲到:“人年五十已上为老,二十已上为壮,十八已上为少,六岁已上为小。”这就是对人的生理阶段的划分。笔者据此揣度,少与壮只差两岁,堪任劳用,且为对仗的双数,这就是被选中为二火命名的根本原因。唐代王冰为本篇二火所出注曰:“人之阳气,壮少亦然。”王另为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篇“故阳气者,一日而主外,平旦人气生,日中而阳气隆,日西而阳气已虚”注曰:“夫气之有者,皆自少而之壮。”王整理、校注过《黄帝内经素问》,他以少壮为人之阳气做注,最贴近原著旨意。他在这里特别强调:所有的“气”,即功能,都是由少而发展到壮的。据此判定,少火犹言“少年之火”,壮火犹言“壮年之火”,少火长壮后就成为壮火。通读《黄帝内经》,没有找到用“壮”字讲病理的地方。以文武二火为少壮二火之喻,绝不会只把由自己按需掌控的文火视为好火,却把武火视为邪火的。

2 “壮火”、“少火”的实义

以上当属二火的笼统实义。以下再采用意译的方法来探究二火的具体实义。需要指出的是,针对误解壮火的原因,从关键字、词的对仗关系和词性、词义入手,尽量对诸“气”字和壮火的作用词“之气衰、食气、散气”等做出符合生理性的合理解释。

水为阴,火为阳。阳为气,阴为味。味归形,形归气;气归精,精归化。精食气,形食味;化生精,气生形。味伤形,气伤精。精化为气,气伤于味。以我们看到的水火而言,水就代表阴,火就代表阳。以我们赖以生存的水谷而言,阳表现为水谷之气,阴表现为水谷之味。水谷被纳入人体后的转归:水谷之味归属并作用于人之形体,但这个过程要靠人身固有的“使水谷之味化气成形”的“化气”功能来完成;水谷之气归属并作用于人之精气,但这个过程要靠人身固有的“使水谷之气化精成气”的“气化”功能来完成(本文文首之“气化”属传统广义,此处之“气化”仅限于与“化气”相对而论的狭义。此狭义是在解释此段中“气”与“化”时为其扩展命名并做出的揭示)。换成直接说法就是:人之精气摄食水谷之气,人之形体摄食水谷之味;人之“气化”功能生成人之精气,人之“化气”功能生成人之形体。与水能“载舟覆舟”同理,如果摄入水谷气味不当,就会导致原本归形之味反而损伤人之形体,原本归精之气反而损伤人之精气。因为水谷精微终将与元精合化为人之精气,不当的水谷之味会影响这个合化过程,所以人之精气也会被不当的水谷之味所伤。

壮火之气衰,少火之气壮。壮火食气,气食少火。壮火散气,少火生气。主司“化气”、即现代医学所称“吸收”之职的功能物是壮火,它的功能状态处于相对衰弱的恒态;主司“气化”、即现代医学所称“消化”之职的功能物是少火,它的功能状态处于相对壮盛的恒态。这是由它们作功以及耗能的需要所决定的。只有在恒态的前提下,少火的作功产物才能向壮火方向移动,进而被壮火加以利用。具体是这样的:少火作功在前,它“气化”作功使水谷腐熟转化成水谷精微之气,同时“生气”作功使

自身长壮成为壮火的递补之气,这两种产物被壮火的“食气”作功所“吸食”;壮火作功在后,它“化气”、“食气”作功把少火的作功产物“吸食”而来,既补壮自己,又将元精之气与水谷精微之气化成人之精气,再“散气”作功将其布散、分配到人体各处。二火还负责水谷转化后代谢物的排泄:少火当居消化管内,主司粪渣的排泄;壮火当居消化管外,主司汗液、尿液的排泄。

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中医院(618000) 窦新生

《沈绍九医话》的处方用药特色

近代名医沈绍九,名湘,浙江绍兴人。于清末民初间,悬壶成都40余年,誉满蜀中。有《沈绍九医话》(人民卫生出版社,1975年)存世,可谓医林遗珍。

1 用药轻灵纯正,平中见奇

沈氏熟读医学经典,远宗仲景,近师叶桂,临证投剂,每以轻灵和纯正取胜。治外感温热病,最喜清灵透活。如用紫苏叶、前胡、薄荷、芦根等疏风清热;用鲜藿香、厚朴花、白豆蔻、橘红以化湿祛浊;用葛根、青蒿、香薷、荷叶等清透暑邪;用生地黄、玄参、牡丹皮、赤芍、栀子、淡竹叶等凉血泻火;用金银花、连翘、黄芩、竹叶心等清热解毒;用枇杷叶、瓜蒌、半夏、川贝母、杏仁等清肺化痰(热痰加竹沥、天竺黄;寒痰加天南星、生姜汁)等。这些药物大多具有轻灵流动之性,故为沈氏所习用。

在对急危重症和杂病的治疗上,他倡导以平正为旨,谓“救脱用药贵单纯,补正立方须周密”。即便用峻猛方药攻病,亦本着“衰其大半而止”的原则,病情减轻十之六七,即改用比较平和的方药调理,以免过伤患者的正气。他在扶正固本时,善用党参、白术、怀山药、莲子、茯苓、扁豆等以甘淡实脾;用菟丝子、淫羊藿、枸杞子、杜仲、补骨脂、制何首乌、肉苁蓉等以补肾益元;肾阳虚则加制附子以温肾,脾阳虚则加炮姜、肉桂以燠土。其他诸如用沙参、玉竹、麦冬、石斛、芝麻、梨、鲜藕以养阴增液;用蒺藜、桑枝、丝瓜络以疏通经络;用当归、白芍、丹参、菊花、潼蒺藜、牡蛎以柔肝养血等,无不体现出纯正和谐的用药特色。如治“精随溺出”症,论曰“前阴时流浊物,乃败精瘀留。引起的原因,或精未充而行房,或阳已痿而思色,致精未出而内败。其证虽实,其本则虚。可用菟丝子、淫羊藿、枸杞子、龟甲以补肾;萆薢、琥珀、白檀香、牛膝以化浊行瘀;赤茯苓、甘草梢以通小便”。观其论治,与慢性前列腺炎相似,方药寓通于补,简约纯正。

2 临证善用温药,别具特色

沈氏治疗虚寒性疾病,以善用温药著称,具有鲜明的医疗特点,蜀人多将其归为“火神派”。然以笔者所见,他运用温药,绝非盲目滥用辛热燥烈之品,而是根据证情,有的放矢,并且将温药的使用分为“甘温益阳”和“甘温濡养”两大类。前者多与补肾健脾等法合用,后者多与益气养血等法合用。诸法中以补肾为多,补肾又以温阳为先。他认为肾非温不纳,气非温不化,“盖釜底无火,水液何能蒸腾,所以治病须明气化之理”。故温阳药多用制附子、炮干姜、淫羊藿、肉桂、肉苁蓉、枸杞子、胡桃肉、补骨脂、菟丝子、川续断、小茴香、益母仁之类。如治吕某,失血咳嗽,发热,脉虚数而扎,吐出为白痰,须臾变为赤色,延请数医,均不识此证。沈氏诊曰:“按《灵枢·决气》言‘中焦受气,取汁,变

化而赤,是谓血'。此人肾虚而中阳不足,转化失权,不能化赤,吐出后得天之阳气,始化为赤色,于法当用温药"。方用:炮干姜、炙甘草、炒白芍、菟丝子、淫羊藿、鲜藕、童便等,调理而愈。细观此咯血案,症虽奇谲,但沈氏独具慧眼,以过人胆识,采用温阳益肾,而终获全功,真乃奇人奇治也。

3 精于制方遣药,独有心得

沈氏处方用药,审慎而缜密,于配伍变化中,颇具巧思匠心。总结其处方规律,有三大特点,其一是化裁古方,善师其意。他说:"用古方要善师其意,加减要切合病情"。如治张某,壮热,谵语,痰多,曾服攻下药及犀角、黄连等寒凉方,病不减,且舌苔厚腻,夜不能寐,沈氏诊其脉沉伏,久候微数,曰:"暑湿秽浊之邪郁结不解",乃宗吴又可达原饮立意方:草果、知母、藿香、玄参、青蒿、莲子心、连翘、大腹皮、六一散,一服即好转,后发疹,疹透热退而愈。沈氏只用了达原饮中草果、知母、甘草三味,余皆裁之,既取其除秽化浊之效,又免其苦燥伤津之弊,可谓尊古方而活用,继承中有创新。又如一儿,发热廿一日不退,寒热往来,清晨更甚,腹痛口渴,手足时厥,每食则腹胀,热甚时脉弦数甚,热缓时脉亦缓和,小便短黄,大便尚通。对此寒热错杂之证,沈氏遵乌梅丸意,方用:乌梅炭、吴萸炒黄连、川椒、黄芩、银柴胡、炒陈米、茯苓、橘饼、谷芽、紫苏梗。"两剂热退病减"。师仲景意而不用仲景方,进退加减灵活多变,堪称善用古方之高手。

其二,药味精专,力避芜杂。沈氏处方,一般皆在十味左右,不开大处方。如用导滞和中治疗某食滞腹痛之处方:"藿香、苍术、厚朴、陈皮、木香、大腹皮、炒枳壳、谷芽";用养血祛风治疗某面瘫之处方:"当归、芍药、酒炒生地、桂枝、防风、天麻、潼蒺藜、桑寄生";用温运脾阳治疗某泄泻之处方:"制附片、党参、白术、干姜、炙甘草、茯苓、益智仁、灶心黄土(煮水去渣熬药)"等等,皆不过七八味。如治一新生儿,生后10余日即病呕吐,沈氏用小半夏加茯苓汤以定吐,取其功专也。满月后又求其诊,见其形瘦而面色青白,遂以先天不足论治,用甘温益阳法以扶后天之土,处方:党参、当归、砂仁、白术、煨生姜、陈皮、炙甘草,调理而愈。这些处方十分精练简洁,用药风格自成一家。对当今临床一些医生偏好大处方,杂药乱投的现象,极具针砭意义。

其三,注重化气,善调生机。沈氏对中医君臣佐使的组方原理研究颇深,认为处方用药不能呆滞,要重视化气,尤其在补气益阳或滋阴养血时,更得如此,其目的是使每张处方都具有活泼性,以更好地发挥药物的最佳效用。他说:"前人制方多重化气,如补方中兼用通药者,盖防其气不化故也。补中益气汤中之用柴胡、陈皮;归脾汤中之用木香,皆系此故"。在其门诊病案中,曾治一人,素禀阳气不足,外感风寒,头痛,恶风寒,自汗出,咳嗽气短,脉浮缓而弱,诊为"邪犯肺卫,卫气不固",治用固卫宣肺法:黄芪、防风、白术、桂枝、芍药、党参、苦杏仁、前胡、橘饼、煨生姜。方中橘饼有辛甘发散之用,补中寓通,畅达生机。另外,他在治疗温病用养阴方时,亦遵此理。他说:"养阴药服之既久,常有气机郁滞之象,可以根据病情,加入甘淡微辛微苦、气清味薄之品,如杏仁、浙贝母、枇杷叶以通肺气;藿香、谷芽、陈皮以和中宫;茯苓、冬瓜子、扁豆皮以化湿邪,加于养阴剂中,可以避免阴药凝滞之弊"。既发挥了扶正养阴的效果,又减少了滋腻滞胃的副作用,这也正是他制方遣药的巧妙之处。

4 明辨药性专长,颇多创见

沈氏临证,十分注重对药物性味专长的深入了解和研究。他在"药物及方剂"篇云:"药物有温凉寒热之气,辛甘酸苦咸淡之味,升降浮沉,厚薄阴阳,土地所出,真伪新陈等的不同。故学药之要,一曰要辨,二曰要尝,方能鉴别清楚。凡不能考及考不实之药,不可妄用"。可见其辨识药性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。正因如此,在临床用药方面才具有一定的真知灼见,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如他认为三七除活血散瘀作用外,还"具有补气之功,同补药用则补,入行瘀药则攻",发前人所未发。

除此之外,对同类药物的细微差别进行比较,点明各药的专长和适应证,是沈氏又一宝贵的用药经验。如"桂是温营之药,肉桂性降,温肾纳气;桂枝则走表解肌,凡阴虚液少及营分有热者不可使用"。"苏叶开肺气,苏子降肺气,二味同用,有一开一降之功;苏梗则和中之力较多,虚人感冒可用代苏叶"。"黑豆开胃健脾,补中益肾,但性较涩滞;黑豆皮补而能通,较黑豆为灵活,阴虚而运化力弱者多用之"等等。

沈氏不但明鉴药性,且精于辨证,尤善脉诊,常于细微处洞察出真情。如治某妇,小便频数,稍立即遗,两尺脉无力,右脉微数。前医见两尺脉无力,即用肉桂、附子、补骨脂等温补下焦,因过于刚燥,证无改变且增口苦。沈氏诊后,尽弃温热,改用平补,方予:菟丝子、枸杞子、杜仲、何首乌、沙参、潼蒺藜、白豆蔻、谷芽、血余炭、泽泻、甘草等,服后症大减,"久立亦不遗溺"。总结经验时,他深有体会地说:"两尺脉无力,固然是下虚,但微数,则非肾阳衰惫,所以仍用补肝肾之法,而不用辛热之药。用血余炭,取其润而兼通;用谷芽、蔻壳、泽泻以化中下二焦之气"。明于辨证又精于用药,已成为沈氏较为显著的处方用药特点。

河南省遂平县人民医院(463100) 张泽生

引 文 小 议

引用文献能够充实文章内容,增添理论色彩,增强论辩力量。"文献"一词,最早见于《论语·八佾》:"子曰:夏礼吾能言之,杞不足徵也;殷礼吾能言之,宋不足徵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,则吾能徵之矣。"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云:"文,典籍也;献,贤也。"中医论文常常需要引经据典,并借鉴今人的研究成果。引用文献应当克服以下误区。

误区之一:人云亦云。在关于"抽动一秽语综合征"或"目眇"、"瞬目症"的论文中,《小儿药证直诀·肝有风甚》中的一段文字屡见不鲜:"凡病或新或久,皆引肝风,风动而止于头目,目属肝风入于目,上下左右如风吹,不轻不重,儿不能任,故目连眇也",同样的引用甚多。以至于后来,凡是写到此病,无不拉上这段文字。引文贵在一个"新"字,赋予经典新的意义,在"前人未道"和"匠心独运"上下功夫。清·赵翼在《论诗》中说:"李杜诗篇万口传,至今已觉不新鲜。"即使是奉为圭臬,被重复运用在同样的地方,也会令读者有审美疲劳。"他人所道,我则引避",应注意避俗、避熟、避雷同。

误区之二:不求甚解。仍以上例说明之。在引用这段文字时,也有众多作者将其中的"风动而止于头目"作"风动而上于头目",那么到底是"止"还是"上"呢?显然很多作者没有搞清或发现这个问题。其实"止"或"上"均有所据。清·康熙年间三友堂